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至八

王杰詳校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記十一首

監祭使壁記

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閲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太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公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拜監察御史是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遘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此公所謂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者也

明年劉禹錫始復舊制盖是時劉亦拜監察御史云然劉本傳其革正制令皆不載其曰明年此記貞元二十年作也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劾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明皇開元中張說以正觀顯慶

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中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施敬本蕭嵩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

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閲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音資盛音成）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戛訖黠切書戛擊鳴球注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簨虡綴兆之數（簨音筍虡其呂切樂器所垂也周禮梓人為簨虡）必具於庭內樽彞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罍音雷洗音蘇醆音盞斝音賈又音稼鬱鬯尊又玉爵名）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若其實（列若一作引數）設筐朴於堂

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燎音了瘞於例切埋也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宫御廪之實畢備之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子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

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禮記天子設四學鄭氏注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四門學蓋取四郊之意始於後魏時以其遼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始合于太學至是柳立武儒衡歐陽詹為之紀名氏於壁而公為之記也據韓文公集有歐生詹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四門助教將率其徒服闕下則三公之在四門館蓋在貞元十五六年間記是時作也武儒衡歐陽

詹史皆有傳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盖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凡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間兼取易傳禮記保傅篇之說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

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漢賈誼舉上保傳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隋氏始隸於門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

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冑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古雅切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今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木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秘書知章也舊史

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後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散騎崇敬也天寶中舉博通典墳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賢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一無上四字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

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内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京兆府為雍州而縣之分改廢置不一武功本周后稷所分之地周紀所謂封弃於邰是也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為一故武功為甸内縣最大武德初又分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為稷州盖因后稷所封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

皆屬京兆天授中復以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至是元和十五年改邑於南里而丞廳壁壞前所官署舊記皆逸無繼後三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持地圖而求公為記蓋當貞元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云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内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内諸侯為王内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奏漢有丞相令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於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

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斄與邰同史記作邰音胎）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盖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彊沃美高厚有卯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其秬秠雚蔋之宜（秬黑黍也秠音丕一稃二米也）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大雅言詩之大雅也詩大雅生民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推以配天焉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即公秬秠雚蔋之宜之意）

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

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漢高帝即位乃西都洛陽兵皆罷歸詔曰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丞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曽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卿大夫以上令吏與抗禮注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抗禮抗禮言高下相當無所畀屈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

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庋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唐自天寶亂後兵政寖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内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此公謂西郊捍戎者也蓋嘗考之自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德宗建中四年癸亥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原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則西郊之屯至是去矣自是歲癸亥至貞元十七年辛巳為十九年此與公記所載皆合盩厔畿内縣也堂作於貞元十八年五月記亦是時作主簿其名氏不可考云盩音舟厔音窒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於縣内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来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於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

以俯仰可以宴樂旣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於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罇俎靜嘉燔炮烹餁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吉乎其在此堂也

不唯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於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初又罷宣歙池鄂岳沔三都團練觀察使陝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隷諸道後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

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揚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惽有為經畧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為冊南詔使者曰來滋有為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帝幸蜀有為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者不一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防禦諸使者又不一要皆兼御史而其權益不輕舊史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此公所謂武公以厚德居位者也公時為監察御史故曰命其屬書之記是年作明年公遷禮部郎云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

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闗石大者戡復於内拓定於外（戡音堪　拓音託）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

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

館驛使壁記

唐都長安屬關内道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三十五華同鳳翔邠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雖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故關驛在焉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内者也大歷以來始命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貞元十九年韓泰始鑄印正其名而公為之記以署于壁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

為監察御史記次前篇亦二十年作也泰新史附王叔文傳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覲於闕一作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潼關在華陰華陰櫟陽屬華州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

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厔音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於好時（武功好時皆京兆府縣時音止）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

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餼餼饋咸出於豊給餼於據切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歴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

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嶺南五府廣州安南桂容邕也節度使理廣州舊史馬摠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八年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記所謂扶風公即摠也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一作名字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作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一有境字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

（一有外字）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牲牢饔餼（饔於恭切熟食也餼虛器切饋餉也）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奥庳

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作昃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賔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増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

於新堂幢牙茸纛幢閭江切茸而容切纛音導以犛牛尾為之繫左騑馬軛上金節析羽旆旗旟旞旟弋於切周禮鳥隼為旟旞似醉切全羽為旞咸飾于下鼓以鼖鼓一作晉鼖音墳金以鐲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罽音計西胡毳布織毛為之若今毾及氍毹之類胡夷蜑蠻蜑音但蠻屬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鉶音刑體節熠炰胾炙胾側吏切大臠也炙之夜切羽鱗貍牙之物沈泛醍盎之齊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有醍齊盎齊酒名也均飫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揳古八切亦作戞吹尺瑞切飛騰幻一作眩

怪之容褻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䕶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徳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宋華元也文公十六年代公子成為右師宣公二年鄭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吕禦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乗既還重車餘弃粱肉而士有飢者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

不廢願勒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兹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作之年月具見于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顔師古曰郡

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反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

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關而不間輳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邠寧之能政也（邠寧一作朗寧）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畧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一作捍敵）西陲而戎虜伏息戎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賛公於他

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嚴公嚴礪也舊史礪本傳先是礪從弟震在山南為牙將礪在軍歴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遣表薦礪才堪委任即以是年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而此記云牧于梁五年蓋自十六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為五年也是歲順宗即位故曰嗣天子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然傳皆不載加禮部尚書事豈畧之耶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密四鄙）以公（密一作私一無公字）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

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一無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叏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於秋雨雪於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餫夫畢力餫音運說文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

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就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馨兮切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測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一作水怒湍他官切悍音旱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一作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

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昬扎饉音僅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虹梁巳成虹梁一作杠梁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

四方之力一作四人而百役已就且非我一無非字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漳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遷興歎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白圭壑隣孟子不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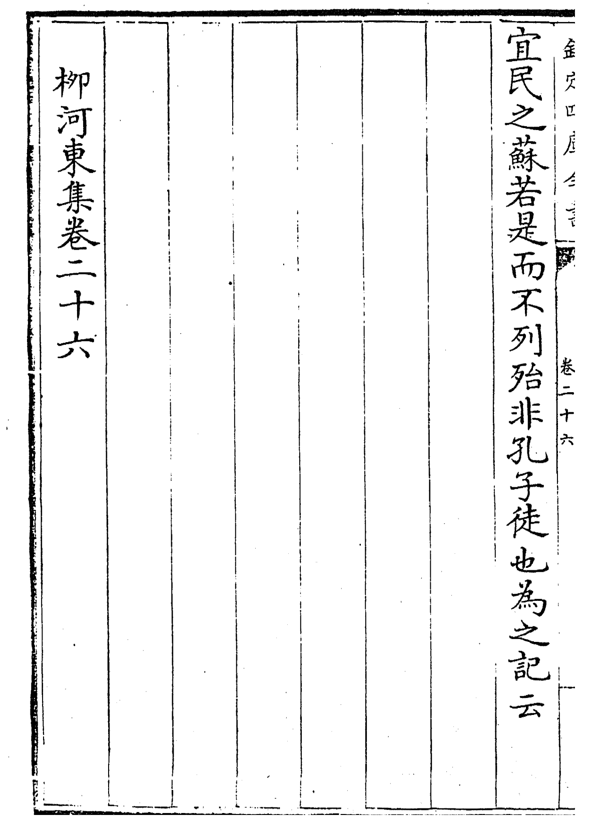
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縣屬桂州集中有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又在四年後也

賢之興而愚之廢廢之為是循之為非一作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惟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

成功愚莫甚於恡且誣(恡音吝)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一無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記六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也憑刺潭州在貞元十九年間記云刺潭三年當永貞元年也是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據集者與楊誨之書誨之憑之子也書云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是憑永貞元年尚在潭而公過之作是記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作三里丘陵林

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戶黯切戰船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音諸木名似柃葉冬不落被之菱芡芙蕖欝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

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揔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内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

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

裴公行立也本傳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記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詔至嶺表在元和十三年矣記是時作公時刺柳州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騖音務馳也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灕音離灕水出零陵水之中曰砦氏之洲砦音紫又即移切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廟切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攸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於閒壤伐惡木剌奥草剌扶弗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内重江束隘（烏懈切亦作阸）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乎見（倏音叔走也乎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灘山涵龍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亭一作廷）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灝氣迴合（灝音浩）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

羨門古仙人也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因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巳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上音環下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

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邕州公名寬字存諒公嘗誌其墓又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記所謂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者也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薄柱也櫨音盧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梲注梲音拙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不斲椽斲音卓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崒慈卹切

突出也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繪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於崑崙之阿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謝公之屐齒不及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謝元已破符堅不覺屐齒之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塈音洎作我攸

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公元和元年貶永州在永凡十年其州刺史見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元和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此所謂韋公者蓋在七年八年者也見集上嶺南鄭相公啟及黄溪祈雨詩記在七年作

將為穹谷嵁巖嵁五男五咸二切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争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力救切）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

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緑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陳勝傳與守丞獨戰譙門中顔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娯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髙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戸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一作壁編以為二千石指法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名能新史有傳公集中湘源二妃廟碑亦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即此也作之年月記具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涖永州間日一作百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藂與叢同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

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側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若虎鬬企若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一作愕目卒倉沒切愕音諤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薉於廢切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上烏宏切下音亭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埶是野眉尨齒齯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萬石君石奮也孝景

時以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餘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湘源皆永州縣也薛存義自湘源來令零陵凡二年公集有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考要皆在永州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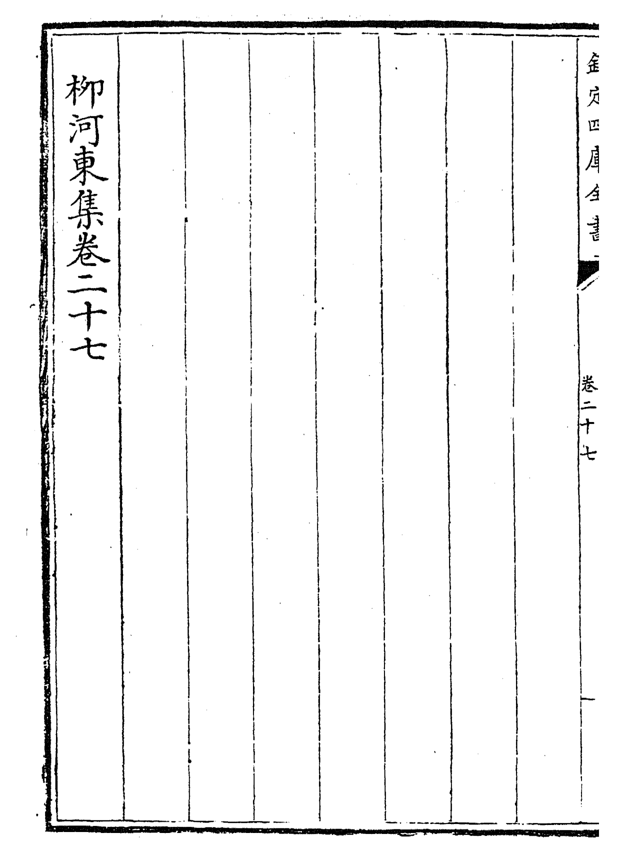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沮將豫切洳音茹陷濕地也詩彼汾沮洳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年辯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懽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

之名鼛音皋土鼓也雞豚糗醑上兵救切下司呂切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傍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澹音淡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居爻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蕤峯瓏玲蕭條瓏音籠玲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别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於恭切熟

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裨諶鄭大夫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首曰

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記九首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曰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土貢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

山郡復乳穴記

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

屛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蚰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又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庳所謂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之意也庳音鼻史記作鼻河東薛公伯高也

然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伯高始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又云既底于理似非初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名

其曰其時謫永州記必將名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

若痿而起痿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踴音勇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盖將教孝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

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兹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癃音隆公起其羸髫童之嚚髫音苕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户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乎鬼

神一無明字愷悌達于蠻夷一無愷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亦同實不原其說甘茂傳秦王還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此記息壤之說皆取此以為疑公時在永州作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甓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

持鍤者盡死（鍤測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音幾祥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蓊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龕音

蘩與叢同

堪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說文清水也坻烏知切說文小渚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楩毗連切木似豫章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薈蒼蔚薈音檜步武錯迕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温風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陿胡夾切隘也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窅伊鳥切）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還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集中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亭記又當作於前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簜（篠音）

音小蕩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逺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一無乎字乃取官之禄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葢方丈者二焉或畀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

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據記云余名在黨人云云記當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也）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

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户户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

鑿大昬之牖闢靈照之戸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戸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據記云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就記當作於元和十二年云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爾兖切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戸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

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敎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横術音遂月令曰審端徑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

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畆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食稜切塍畦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序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馮公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

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亘切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語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葢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音質大也明也及僧

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繢胡對切繒蓋幢幡以成就之繒疾陵切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

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吴人呼水際為步韓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即此旨也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云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甞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毁者不知年矣

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錡魚倚切左氏筐筥錡釜之器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錢音翦鎛音博詩臣工庤乃錢鎛周禮鍛氏為鎛器注錢鎛田器刀鈇亦兵器也鈇音膚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

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音戮斯可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又漢分八使周適四方廵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頁後八行執役而衛者案役

字疑殳字之訛

第五頁前五行擊鼓警衆刊本擊訛繫據禮記鄭

注改又榎古雅切楢也刊本楢訛稲據爾雅釋

木改

第六頁前五行新豐渭南鄭刊本脱渭字又三原

宜君刊本君訛居據隋書地理志增改

第六頁前六行二十二縣刊本下二字訛三據隋

書地理志攷

第七頁後四行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刋本七訛士據漢書高帝五年詔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文公十六年刋本十六訛九又宣公二年刋本脫此四字據左傳改增

第十六頁前一行顧勒于金石刋本勒訛訪據校宋本改

卷二十七第三頁後三行乃經工庀材刋本庀訛

化據校宋本改

第八頁前二行怒若虎鬭企若鳥厲刊本二若字

俱訛者據文苑英華改

八頁前六行非人力也刊本脫力字據郭雲鵬本

增

八頁前八行莫究其極刊本莫訛若據郭雲鵬本

改

第九頁前三行公壽萬年刊本脫萬字據文苑英

華增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四行今而乃誠吾告故也案郭雲鵬本注云一本今字下有令人二字

第四頁後三行甘茂盟息壤刋本息壤訛壤息據史記甘茂傳改

第四頁後四行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刋本堙訛湮據史記索隱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記山水十一首

游黄溪記

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黄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黄神王姓葢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浯音吾水名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閭江切水名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或無神祠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憩一丘列切論語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蓄膏渟來若

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頦頷斷齶頦胡來切頤下也頷戶感切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斷魚斤切齒根肉齶五各切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

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然皆次第而作此作於元和四年記所載也

自余為僇人（僇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抵異之（抵一作指）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

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火加切谽岈山深之貌洼烏瓜切水也汙也）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回切又薄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塿力狗切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

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據潭西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亦元和四年文云下二記當總此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鈷音古鉧字諸韻皆無從母字唐韻作鏻下注云鈷鏻也鉧疑是鏻莫蒲切又莫朗切弁注云鈷鏻也鈷鏻乃𤬪具其始葢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莫貝切水名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

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下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劵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貿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潨在公切水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嶔音欽）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産）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

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音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兹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灃音豐鎬下老切鄠音戶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嵁五男苦男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吴武陵龔古龔一作襲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氏二小生即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嶂音障瀨音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轇轕水石（轇音膠 轕音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緑蓊葧香氣（蓊烏孔切 葧音勃）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摇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泉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徒尭切白儵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

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其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逈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欐力計切梁棟名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公以元和十年正月自永州召至京師是年三月復出刺柳州故記云元和十二年九月朞日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圯部鄙切豕得以為圂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剕扶弗切蠲疏疏音踈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成切易

為堂亭易以是切峭為杠梁杠音江說文牀前橫木一云旌旗竿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嶚潤瀴灣嶚音聊亦作崦瀴伊盈切灣烏還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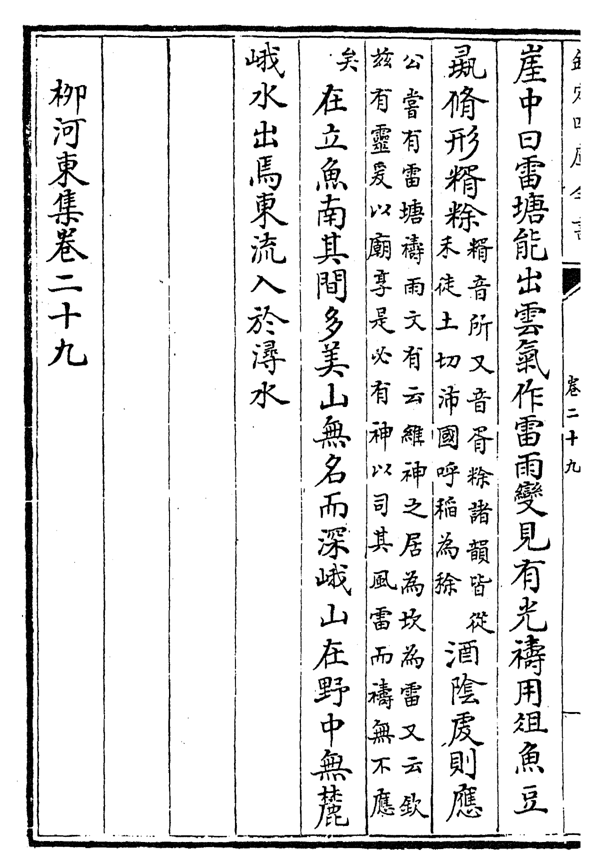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凡五年辛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涯戶對胡對二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顚咸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

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古切皆獨立不倚北枕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茹一作茹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黒已

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蒲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篔音員簹音當竹名多櫜吾其鳥多秭歸秭咨李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人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鰷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糈音所又音胥稌諸韻皆從禾徒土切沛國呼稻為稌酒陰虔則應公嘗有雷塘禱雨文有云維神之居為坎為雷又云欽茲有靈爰以廟享是必有神以司其風雷而禱無不應矣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馬東流入於潯水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